

敬言世通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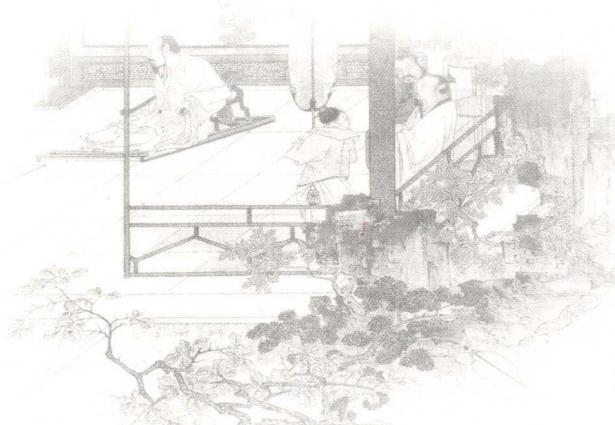
(上)

JING SHI TONG YAN

• 三言一拍 • 图文版 •

典藏精品

明·冯梦龙著



古来论交情至厚，莫如管鲍。管是管夷吾，鲍是鲍叔牙。他两个同为商贾，得利均分。时管夷吾多取其利，叔牙不以为贪，知其贫也。后来管夷吾被囚，

叔牙脱之，荐为齐相。这样朋友，才是个真正相知。这相知有几样名色：恩德相结者，谓之知己；腹心相照者，谓之知心；声气相求者，谓之知音；

总来叫做相知。今日听在下说一桩俞伯牙的故事。列位看官们，要听着，洗耳而听；不要听者，各随尊便。

警世通言

冯梦龙 著

(上)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言二拍/(明)冯梦龙等辑. —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2007.4
(2009年2月重印)

ISBN 978-7-5402-1865-2

I. 三… II. 冯… III. 话本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明代
IV. I24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35068 号

三言二拍—警世通言

著 者:冯梦龙

责任编辑:里 功

地 址: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

邮 编:100054

出 版:北京燕山出版社

发 行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2009 年 2 月北京第 2 版

印 次:2009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开 本:32 开 850×1168 毫米

字 数:1800 千字

印 张:118.5

定 价:475.00 元(全十六册)

出版说明

在我国光辉灿烂的文学宝库中，古典小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通观中国历史可以得知，每一个封建王朝的建立，大都是夺取了农民起义果实而建立起来的。有些农民起义规模巨大，斗争激烈，时间长久，是历史上罕见的。它不仅使当时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，也给了文学以有力的影响。每一次政权的更迭，都伴随着残酷的镇压和统治。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逐渐激化、深入和复杂，构成了整个社会政治的基本内容，这就为小说题材创造的多种性和体裁形式的多样化，提供了社会源泉。由此可见，古典小说的繁荣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根源。

古典小说中的历史小说十分突出。历史小说又名历史演义小说，源于唐代民间讲说历史故事。宋以后，平话、讲唱盛行，宋都汴梁（今开封）“市井间有杂伎艺，其中有‘说话’，执此业者曰‘说话人’。”（鲁迅：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“话”即故事，“说话人”据史传加以敷衍，讲说历史兴废和战争故事，时称“讲史”；讲史所用的底本叫“话本”，它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具有长篇性质和规模的小说。有些以后逐步发展为长篇历史演义，著名的《三国演义》、《隋唐演义》等即是其优秀的代表作。顾名思义，历史演义小说并不是全讲历史，而是根据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，运用小说虚构、夸张、渲染等创作手法，编撰敷衍的一种文学作品。正如前人评价的那样，“若说是正经书，却毕竟是小说样子；但要说它是小说，它却件件从经书上来。”鲁迅据此曾对历史演义小说一语中的地评价说：“本以美之，而讲史之病亦在此。”这说明，尽管历史演义小说中的故事编得滴水不漏，生动引人，所涉及的人物也实有其人，但绝不是历史书，而只能作为一种独

特形式的文学作品来欣赏。

明代中后期小说有了重大发展，小说的功能和潜能被进一步发掘，以《金瓶梅》为代表的世情小说的出现和后来《红楼梦》的产生，使小说进一步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，更加贴近现实生活。类型化、形式化、单一化的创作模式被打破，小说观念有了进一步觉醒。生活的多样性、人物的复杂性、性格的多重性逐渐渗入到了艺术创作中，不断产生出了伟大的作品。

侠义小说在我国古典文学领域中有着重要地位。早在《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等先秦史籍中，就收有侠客义士行侠仗义的事例。西汉司马迁编纂的《史记》，专为那些“其行虽不轨于正义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”的侠客义士写了《游侠列传》、《刺客列传》。随后，以《刺客列传·荆轲传》为蓝本创作的《燕丹子》，用文学的手法叙述荆轲刺秦王的故事，不仅写得十分出色，而且开创了我国侠义小说的先河。唐代留下的诸多短篇文言小说中，有不少是描写侠客义士的，像《虬髯客传》、《红线》、《无双传》、《昆仑奴传》，都是这类小说中长期流传下来的脍炙人口的典型作品。明清白话小说出现以后，侠义小说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和繁荣，被誉为我国古代四部文学经典著作之一的白话长篇小说《水浒传》，就是侠义小说的集大成者。该书无论内容的人民性、革命性，以及文字艺术造诣和写作技巧，都是我国古、近代侠义小说中成就最高的。我国古典侠义小说对现代侠义小说，特别是对现代港台新武侠小说的影响是很大的。新武侠小说继承传统侠义小说的精华，吸收引进西方文学创作的技巧，大大提高了侠义小说的品位，有的新武侠小说已跻身于文学名著的行列。

神魔小说在古代十分盛行。它亦称神怪小说，起始于神话，但有它产生的深刻社会、历史和宗教根源。鲁迅先生曾说：“中国本信巫，秦汉以来，神仙之说盛行，汉末又大畅巫风，而鬼道愈炽；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，渐见流传。凡此，皆张皇鬼神，称道灵异。”又说：“历来三教之争，都无解决，

互相容受，乃曰‘同源’，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，皆混而又析之，统于二元。虽无专名，谓之神魔，盖可赅括矣。”早在魏晋六朝，志怪小说曾盛行一时，这是当时文人为适应皇帝追求长生不老、得道登仙，在古代神话基础上，造神立道，说怪述异所结出的文学之果。进入明清后，神魔小说再掀高潮，儒、释、道三教同源，以圣人及菩萨、罗汉、道祖、帝君、真人一方，同千奇百怪的魔鬼狐妖对阵，斗法布阵，各显神通，热闹非常。著名长篇神魔小说《西游记》和优秀短篇怪异小说集《聊斋志异》，即产生于此时。

晚清谴责小说是古代小说的一个重要分支，它是在讽刺小说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。从两者的目的性上讲，谴责小说和讽刺小说实质上是一致的，所不同的是文学表现手法不一样。讽刺小说是用比喻、夸张等含蓄的方法批评、指责或劝告；而谴责小说则是采取特写、纪实等直接的方法进行揭露、批评或抨击。但单就批评意义讲，两者并无不同。中国讽刺谴责小说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。早在晋唐时期，讽刺谴责类小说就已出现萌芽，至明朝末年已有成熟作品。一八四〇年以后，帝国主义势力进入中国，中国沦为半封建、半殖民地国家。外国列强肆无忌惮的瓜分，晚清政府残酷的统治，贪官污吏拼命的压榨，使得政治更加黑暗，官场更加腐败，国力更加空虚，人民更加痛苦，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时期。一些对晚清社会不满的知识分子，为了民族的生存，国家的强大，人民的自由，很快行动起来，寻求救国道路，用笔进行战斗。他们抨击政府，揭露列强，唤醒民众，要求变革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，中国的讽刺谴责小说创作异常活跃，进入了完全成熟的时期。《官场现形记》和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等就是这时期谴责小说的佼佼者。

公案小说在中国源远流长。“公案”一词，原指旧时官吏审理案件用的桌子。公案小说，就是围绕旧时案犯作案和官吏破案、断案、结案而创作的故事，是旧小说的一种体裁。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东晋干宝编撰的《搜神记》一书中，就曾记载刺史严遵查问根由，取得证据，迫使一女子终

于承认自己“以淫杀夫”的公案故事。唐宋传奇文中，也有不少属于公案故事，像唐代的《谢小娥传》，宋代的《错斩崔宁》（即《十五贯》），以及后来元人创作的《简帖和尚》，就是这方面的作品。《水浒》、《聊斋志异》等古典名著，许多篇章本来就是公案故事。但最早结集刊行的公案小说，当推明万历二十二年成书的《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像百家公案全传》。进入清代以后，开创了公案小说的鼎盛时期，单篇短小公案故事，逐渐向章回化、武侠化的长篇小说方向发展，其中最典型的是《施公案》和《彭公案》。两书都把侠客义士引进了公案小说，总字数均超过百万。由于把侠客义士引进公案小说，从而使故事情节更加曲折生动，结构紧凑惊险，跌宕起伏，悬念连绵，引人入胜。

《初刻拍案惊奇》、《二刻拍案惊奇》、《醒世恒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喻世明言》，是中国白话小说的精品之作，通称“三言”、“二拍”。作者运用通俗的语言，轻松的笔调描绘了城乡居民的生活和情感。虽然也在很大篇幅上揭露达官贵人的穷奢极欲、荒淫无度，但是，语言更具诙谐、讽刺的意味。慢慢读罢，嬉笑叠加。

收入本套丛书的精品小说，历来受到大众的喜爱，世代流传，经久不衰。究其原因，除了历代作家艺术上不断进取、创新，作品日臻完善，故事极具吸引力和感染力外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品充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风格、气派和特点，极强地适应着我们民族的欣赏习惯。另外，这些作品政治倾向积极，思想内涵深刻，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有推动，对文学的发展有影响，这是我们必须肯定的。当然，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作者世界观的影响，这些作品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某些缺陷和错误，相信广大读者会有正确的认识。

编者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卷 |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| 1 |
| 第二卷 |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| 10 |
| 第三卷 |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 | 19 |
| 第四卷 | 拗相公饮恨半山堂 | 30 |
| 第五卷 |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| 41 |
| 第六卷 | 俞中举题诗遇上皇 | 51 |
| 第七卷 | 陈可常端阳仙化 | 64 |
| 第八卷 | 崔待诏生死冤家 | 72 |
| 第九卷 | 李谪仙醉草吓蛮书 | 83 |
| 第十卷 | 钱舍人题诗燕子楼 | 95 |
| 第十一卷 | 苏知县罗衫再合 | 102 |
| 第十二卷 | 范鳅儿双镜重圆 | 127 |
| 第十三卷 |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 | 135 |
| 第十四卷 | 一窟鬼癞道人除怪 | 147 |
| 第十五卷 |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| 158 |
| 第十六卷 | 小夫人金钱赠年少 | 176 |
| 第十七卷 | 钝秀才一朝交泰 | 185 |
| 第十八卷 | 老门生三世报恩 | 195 |
| 第十九卷 | 崔衙内白鵝招妖 | 204 |
| 第二十卷 | 计押番金鳗产祸 | 215 |
| 第二十一卷 | 赵太祖千里送京娘 | 226 |
| 第二十二卷 | 宋小官团圆破毡笠 | 241 |

目

录

1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三卷 | 乐小舍拼生冤偶 | 257 |
| 第二十四卷 | 玉堂春落难逢夫 | 266 |
| 第二十五卷 | 桂员外途穷忏悔 | 297 |
| 第二十六卷 | 唐解元一笑姻缘 | 315 |
| 第二十七卷 | 假神仙大闹华光庙 | 324 |
| 第二十八卷 |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| 332 |
| 第二十九卷 | 宿香亭张浩遇莺莺 | 355 |
| 第三十卷 | 金明池吴清逢爱爱 | 363 |
| 第三十一卷 | 赵春儿重旺曹家庄 | 375 |
| 第三十二卷 |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| 385 |
| 第三十三卷 | 乔彦杰一妾破家 | 399 |
| 第三十四卷 | 王娇鸾百年长恨 | 412 |
| 第三十五卷 | 况太守断死孩儿 | 430 |
| 第三十六卷 | 皂角林大王假形 | 441 |
| 第三十七卷 | 万秀娘仇报山亭儿 | 449 |
| 第三十八卷 | 蒋淑真刎颈鸳鸯会 | 462 |
| 第三十九卷 | 福禄寿三星度世 | 472 |
| 第四十卷 | 旌阳宫铁树镇妖 | 481 |

第一卷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

浪说曾分鲍叔金，谁人辨得伯牙琴？
于今交道奸如鬼，湖海空悬一片心。

古来论交情至厚，莫如管鲍。管是管夷吾，鲍是鲍叔牙。他两个同为商贾，得利均分。时管夷吾多取其利，叔牙不以为贪，知其贫也。后来管夷吾被囚，叔牙脱之，荐为齐相。这样朋友才是个真正相知。这相知有几样名色？恩德相结者，谓之知己；腹心相照者，谓之知心；声气相求者，谓之知音。总来叫做相知。今日听在下说一桩俞伯牙的故事。列位看官们，要听者，洗耳而听；不要听者，各随尊便。正是：

知音说与知音听，不是知音不与谈。

话说春秋战国时，有一名公姓俞名瑞，字伯牙，楚国郢都人氏，即今湖广荆州府之地也。那俞伯牙身虽楚人，官星却落于晋国，仕至上大夫之位，因奉晋主之命，来楚国修聘。伯牙讨这个差使，一来是个大才，不辱君命；二来就便省视乡里，一举两得。当时从陆路至于郢都，朝见了楚王，致了晋主之命。楚王设宴款待，十分相敬。那郢都乃是桑梓之地，少不得去看一看坟墓，会一会亲友。然虽如此，各事其主，君命在身，不敢迟留。公事已毕，拜辞楚王。楚王赠以黄金彩缎、高车驷马。伯牙离楚一十二年，思想故国江山之胜，欲得恣情观览，要打从水路大宽转而回，乃假奏楚王道：“臣不幸有犬马之疾，不胜车马驰骤，乞假臣舟楫，以便医药。”楚王准奏，命水师拨大船二只，一正一副。正船单坐晋国来使，副船安顿仆从行李，都是兰桡画桨，锦帐高帆，甚是齐整。群臣直送至江头而别。

只因览胜探奇，不顾山遥水远。

伯牙是个风流才子，那江山之胜，正投其怀。张一片风帆，凌千层碧浪，看不尽遥山叠翠，远水澄清。不一日，行至汉阳江口，时当八月十五日中秋之夜。偶然风狂浪涌，大雨如注。舟楫不能前进，泊于山崖之下。不多时，风恬浪静，雨止云开，现出一轮明月。那雨后之月，其光倍常。伯牙在船舱中，独坐无聊，命童子焚香炉内。“待我抚琴一操，以遣情怀。”童子焚香罢，捧琴囊置于案间。伯牙开囊取琴，调弦转轸，弹出一曲。曲犹未终，指下“刮喇”的一声响，琴弦断了一根。伯牙大惊，叫童子去问船头：“这住船所在是何去处？”船头答道：“偶因风雨，停泊于山脚之下，虽然有些草树，并无人家。”伯牙惊讶，想道：“是荒山了。若是城郭村庄，或有聪明好学之人，盗听吾琴，所以琴声忽变，有弦断之异。这荒山下，那得有听琴之人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想是有仇家差来刺客，不然，或是贼盗伺候更深，登舟劫我财物。”叫左右：“与我上崖搜检一番。不在柳阴深处，定在芦苇丛中。”左右领命，唤齐众人，正欲搭跳上崖，忽听岸上有人答应道：“舟中大人，不必见疑。小子并非奸盗之流，乃樵夫也。因打柴归晚，值骤雨狂风，雨具不能遮蔽，潜身岩畔。闻君雅操，少住听琴。”伯牙大笑道：“山中打柴之人，也敢称听琴二字！此言未知真伪，我也不计较了。左右的，叫他去罢。”那人不去，在崖上高声说道：“大人出言谬矣！岂不闻‘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’；‘门内有君子，门外君子至’。大人若欺负山野中没有听琴之人，这夜静更深，荒崖下也不该有抚琴之客了。”伯牙见他出言不俗，或者真是个听琴的亦未可知。止住左右不要罗唣，走近舱门，回嗔作喜的问道：“崖上那位君子既是听琴，站立多时，可知道我适才所弹何曲？”那人道：“小子若不知，却也不来听琴了。方才大人所弹，乃孔仲尼叹颜回谱入琴声。其词云：‘可惜颜回命早亡，教人思想鬓如霜。只因陋巷箪瓢乐，’——到这一句，就绝了琴弦，不曾抚出第四句来。小子也还记得——‘留得贤名万古扬。’”伯牙闻

言，大喜道：“先生果非俗士。”隔崖口远，难以问答。命左右：“掌跳，看扶手，请那位先生登舟细讲。”左右掌跳，此人上船，果然是个樵夫。头戴箬笠，身披蓑衣，手持尖担，腰插板斧，脚踏芒鞋。手下人那知言谈好歹，见是樵夫，下眼相看：“咄，那樵夫！下舱去，见我老爷叩头。问你什么言语，小心答应。官尊着哩！”樵夫却是个有意思的，道：“列位不须粗鲁，待我解衣相见。”除了斗笠，头上是青布包巾；脱了蓑衣，身上是蓝布衫儿，搭膊拴腰，露出布口下截。那时不慌不忙，将蓑衣、斗笠、尖担、板斧，俱安放舱门之外，脱下芒鞋，去泥水，重复穿上，步入舱来。官舱内公座上灯烛辉煌。樵夫长揖而不跪，道：“大人，施礼了。”俞伯牙是晋国大臣，眼界中那有两接的布衣。下来还礼，恐失了官体，既请下船，又不好叱他回去。伯牙没奈何，微微举手道：“贤友免礼罢。”叫童子看坐。童子取一张杌坐儿置于下席。伯牙全无客礼，把嘴向樵夫一努道：“你且坐了。”你我之称，怠慢可知。那樵夫亦不谦让，俨然坐下。伯牙见他不告而坐，微有嗔怪之意，因此不问姓名，亦不呼手下人看茶。默坐多时，怪而问之：“适才崖上听琴的，就是你么？”樵夫答言：“不敢。”伯牙道：“我且问你，既来听琴，必知琴之出处。此琴何人所造？抚它有甚好处？”正问之时，船头来禀话：“风色顺了，月明如昼，可以开船。”伯牙吩咐：“且慢些！”樵夫道：“承大人下问。小子若讲话絮烦，恐担误顺风行舟。”伯牙笑道：“惟恐你不知琴理。若讲得有理，就不做官，亦非大事，何况行路之迟速乎！”樵夫道：“既如此，小子方敢僭谈。此琴乃伏羲氏所琢。见五星之精，飞坠梧桐，凤凰来仪。凤乃百鸟之王，非竹实不食，非梧桐不栖，非醴泉不饮。伏羲以知梧桐乃树中之良材，夺造化之精气，堪为雅乐，令人伐之。其树高三丈三尺，按三十三天之数，截为三段，分天、地、人三才。取上一段叩之，其声太清，以其过轻而废之；取下一段叩之，其声太浊，以其过重而废之；取中一段叩之，其声清浊相济，轻重相兼。送长流水中，浸七十二日，按七十二候之数。取起阴干，选良时吉日，用高手匠人刘子奇斫成乐器。此乃瑶池之乐，故名瑶琴。长三尺六寸一分，按周天三百六十一度。前阔八寸，按八节；后阔

四寸，按四时；厚二寸，按两仪。有金童头、玉女腰、仙人背、龙池、凤沼、玉轸、金徽。那徽有十二，按十二月；又有一中徽，按闰月。先是五条弦在上，外按五行金木水火土，内按五音宫商角徵羽。尧舜时操五弦琴，歌《南风》诗，天下大治。后因周文王被囚于羑里，吊子伯邑考，添弦一根，清幽哀怨，谓之文弦。后武王伐纣，前歌后舞，添弦一根，激烈发扬，谓之武弦。先是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弦，后加二弦，称为文武七弦琴。此琴有‘六忌’、‘七不弹’、‘八绝’。何为‘六忌’？一忌大寒，二忌大暑，三忌大风，四忌大雨，五忌迅雷，六忌大雪。何为‘七不弹’？闻丧者不弹，奏乐不弹，事冗不弹，不净身不弹，衣冠不整不弹，不焚香不弹，不遇知音者不弹。何为‘八绝’？总之清奇幽雅、悲壮悠长。此琴抚到尽美尽善之处，啸虎闻而不吼，哀猿听而不啼，乃雅乐之好处也。”伯牙听见他对答如流。犹恐是记问之学。又想道：“就是记问之学，也亏他了。我再试他一试。”此时已不似在先你我之称了。又问道：“足下既知乐理，当时孔仲尼鼓琴于室中，颜回自外入，闻琴中有幽沉之声，疑有贪杀之意，怪而问之。仲尼曰：‘吾适鼓琴，见猫方捕鼠，欲其得之，又恐其失之。此贪杀之意，遂露于丝桐。’始知圣门音乐之理，入于微妙。假如下官抚琴，心中有所思念，足下能闻而知之否？”樵夫道：“《毛诗》云：‘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’大人试抚弄一过，小子任心猜度。若猜不着时，大人休得见罪。”伯牙将断弦重整，沉思半晌，其意在于高山。抚琴一弄，樵夫赞道：“美哉！洋洋乎。大人之意，在高山也。”伯牙不答。又凝神一会，将琴再鼓，其意在于流水。樵夫又赞道：“美哉！汤汤乎。志在流水。”只两句道着了伯牙的心事。伯牙大惊，推琴而起，与子期施宾主之礼。连呼：“失敬失敬！石中有美玉之藏。若以衣貌取人，岂不误了天下贤士？先生高名雅姓？”樵夫欠身而答：“小子姓钟，名徽，贱字子期。”伯牙拱手道：“是钟子期先生。”子期转问：“大人高姓，荣任何所？”伯牙道：“下官俞瑞，仕于晋朝，因修聘上国而来。”子期道：“原来是伯牙大人。”伯牙推子期坐于客位，自己主席相陪。命童子点茶。茶罢，又命童子取酒共酌。伯牙道：“借此攀谈，休嫌简亵。”子期称：“不敢。”

童子取过瑶琴，二人入席饮酒。伯牙开言又问：“先生声口是楚人了，但不知尊居何处？”子期道：“离此不远，地名马安山集贤村便是荒居。”伯牙点头道：“好个集贤村！”又问：“道艺何为？”子期道：“也就是打柴为生。”伯牙微笑道：“子期先生，下官也不该僭言，似先生这等抱负，何不求取功名，立身于廊庙，垂名于竹帛，却乃寄志林泉，混迹樵牧，与草木同朽，窃为先生不取也。”子期道：“实不相瞒，舍间上有年迈二亲，下无手足相辅。采樵度日，以尽父母之余年。虽位为三公之尊，不忍易我一日之养也。”伯牙道：“如此大孝，一发难得。”二人杯酒酬酢了一会。子期宠辱无惊，伯牙愈加爱重。又问子期：“青春多少？”子期道：“虚度二十有七。”伯牙道：“下官年长一旬。子期若不见弃，结为兄弟相称，不负知音契友。”子期笑道：“大人差矣。大人乃上国名公，钟徽乃穷乡贱子，怎敢仰扳？有辱俯就。”伯牙道：“相知满天下，知心能几人？下官碌碌风尘，得与高贤结契，实乃生平之万幸。若以富贵贫贱为嫌，觑俞瑞为何等人乎！”遂命童子重添炉火，再名香，就船舱中与子期顶礼八拜。伯牙年长为兄，子期为弟。今后兄弟相称，生死不负。”拜罢，复命取暖酒再酌。子期让伯牙上坐，伯牙从其言。换了杯箸，子期下席，兄弟相称，彼此谈心叙话。正是：

合意客来心不厌，知音人听话偏长。

谈论正浓，不觉月淡星稀，东方发白。船上水手都起身收拾篷索，整备开船。子期起身告辞。伯牙捧一杯酒递与子期，把子期之手叹道：“贤弟，我与你相见何太迟，相别何太早！”子期闻言，不觉泪珠滴于杯中。子期一饮而尽，斟酒回敬伯牙。二人各有眷恋不舍之意。伯牙道：“愚兄余情不尽，意欲曲延贤弟同行数日，未知可否？”子期道：“小弟非不欲相从，怎奈二亲年老，‘父母在，不远游’。”伯牙道：“既是二位尊人在堂，回去告过二亲，到晋阳来看愚兄一看，这就是‘游必有方’了。”子期道：“小弟不敢轻诺而寡信。许了贤兄，就当践约。万一禀命于二亲，二亲不允，使仁兄悬望于

数千里之外，小弟之罪更大矣。”伯牙道：“贤弟真所谓至诚君子。也罢，明年还是我来看贤弟。”子期道：“仁兄明岁何时到此？小弟好伺候尊驾。”伯牙屈指道：“昨夜是中秋节，今日天明，是八月十六日了。贤弟，我来仍在仲秋中五、六日奉访。若是过了中旬，迟到季秋月分，就是爽信，不为君子。”叫童子：“吩咐记室将钟贤弟所居地名及相会的日期登写在日记簿上。”子期道：“既如此，小弟来年仲秋五、六日，准在江边侍立拱候，不敢有误。天色已明，小弟告辞了。”伯牙道：“贤弟且住。”命童子取黄金二笏，不用封贴，双手捧定道：“贤弟，些须薄礼，权为二位尊人甘旨之费。斯文骨肉，勿得嫌轻。”子期不敢谦让，即时收下，再拜告别，含泪出舱，取尖担挑了蓑衣斗笠，插板斧于腰间，掌跳搭扶手上崖。伯牙直送至船头，各洒泪而别。

不题子期回家之事。再说俞伯牙点鼓开船，一路江山之胜，无心观览，心心念念，只想着知音之人。又行了几日，舍舟登岸。经过之地，知是晋国上大夫，不敢轻慢，安排车马相送。直至晋阳，回复了晋主，不在话下。

光阴迅速，过了秋冬，不觉春去夏来。伯牙心怀子期，无日忘之。想着中秋节近，奏过晋主，给假还乡。晋主依允，伯牙收拾行装，仍打大宽转，从水路而行。下船之后，吩咐水手，但是湾泊所在，就来通报地名。事有偶然，刚刚八月十五夜，水手禀复，此去马安山不远。伯牙依稀还认得去年泊船相会子期之处。吩咐水手将船停泊，水底抛锚，岸边钉橛。其夜晴明，船舱内一线月光，射进朱帘。伯牙命童子将帘卷起，步出舱门，立于船头之上，仰观斗柄。水底天心，万顷茫然，照如白昼。思想去岁与知己相逢，雨止月明。今夜重来，又值良夜。“他约定江边相候，如何全无踪影，莫非爽信？”又等了一会，想道：“我理会得了。江边往来船只颇多。我今日所驾的，不是去年之船了。吾弟急切如何认得？去岁我原为抚琴惊动知音，今夜仍将瑶琴抚弄一曲。吾弟闻之，必来相见。”命童子取琴桌安放船头，焚香设座。伯牙开囊，调弦转轸，才泛音律，商弦中有哀怨之声。伯牙停琴不操。“呀！商弦哀声凄切，吾弟必遭

忧在家。去岁曾言父母年高，若非父丧，必是母亡。他为人至孝，事有轻重，宁失信于我，不肯失礼于亲，所以不来也。来日天明，我亲上崖探望。”叫童子收拾琴桌，下舱就寝。伯牙一夜不睡，真个巴明不明，盼晓不晓。看看月移帘影，日出山头。伯牙起来梳洗整衣，命童子携琴相随，又取黄金十镒带去。“倘吾弟居丧，可为赙礼。”踹跳登崖，行于樵径，约莫十数里，出一谷口，伯牙站住。童子禀道：“老爷为何不行？”伯牙道：“山分南北，路列东西。从山谷出来，两头都是大路，都去得。知道那一路往集贤村去？等个识路之人，问明了他，方才可行。”伯牙就石上少憩，童儿退立于后。不多时，左手官路上有一老叟，髯垂玉线，发挽银丝，簪冠野服，左手举藤杖，右手携竹篮，徐步而来。伯牙起身整衣，向前施礼。那老者不慌不忙，将右手竹篮轻轻放下，双手举藤杖还礼，道：“先生有何见教？”伯牙问：“请问两头路，那一条路往集贤村去的？”老者道：“那两头路，就是两个集贤村。左手是上集贤村，右手是下集贤村。通衢三十里官道。先生从谷出来，正当其半。东去十五里，西去也是十五里。不知先生要往那一个集贤村？”伯牙默默无言，暗想道：“吾弟是个聪明人，怎么说话这等糊涂！相会之日，你知道此间有两个集贤村，或上或下，就该说个明白了。”伯牙却才沉吟，那老者道：“先生这等吟想，一定那说路的，不曾分上下，总说了个集贤村，教先生没处抓寻了。”伯牙道：“便是。”老者道：“两个集贤村中，有一二十家庄户，大抵都是隐遁避世之辈。老夫在这山里，多住了几年，正是土居三十载，无有不亲人。这些庄户，不是舍亲，就是敝友。先生到集贤村必是访友。只说先生所访之友，姓甚名谁，老夫就知道他住处了。”伯牙道：“学生要往钟家庄去。”老者闻“钟家庄”三字，一双昏花眼内，扑簌簌掉下泪来，道：“先生别家可去，若说钟家庄，不必去了。”伯牙惊问：“却是为何？”老者道：“先生到钟家庄，要访何人？”伯牙说：“要访子期。”老者闻言，放声大哭道：“子期钟徽，乃吾儿也。去年八月十五日采樵晚归，遇晋国上大夫俞伯牙先生。讲论之间，意气相投，临行赠黄金二笏。吾儿买书攻读，老拙无才，不曾禁止。旦则采樵负重，暮则诵读辛勤，心力耗废，染成怯

疾，数月之间，已亡故了。”伯牙闻言，五内崩裂，泪如涌泉，大叫一声，傍山崖跌倒，昏绝于地。钟公用手搀扶，回顾小童道：“此位先生是谁？”小童低低附耳道：“就是俞伯牙老爷。”钟公道：“原来是吾儿好友。”扶起伯牙。苏醒，伯牙坐于地下，口味痰涎，双手捶胸，恸哭不已，道：“贤弟呵，我昨夜泊舟，还说你爽信，岂知已为泉下之鬼！你有才无寿了！”钟公拭泪相劝。伯牙哭罢起来，重与钟公施礼。不敢呼老丈，称为老伯，以见通家兄弟之意。伯牙道：“老伯，令郎还是停柩在家，还是出瘗郊外了？”钟公道：“一言难尽。亡儿临终，老夫与拙荆坐于卧榻之前。亡儿遗语嘱咐道：‘修短由天。儿生前不能尽人子事亲之道，死后乞葬于马鞍山江边。与晋大夫俞伯牙有约，欲践前言耳。’老夫不负亡儿临终之言。适才先生来的小路之右，一丘新土，即吾儿钟徽之冢。今日是百日之忌，老夫提一陌纸钱，往坟前烧化。何期与先生相遇！”伯牙道：“既如此，奉陪老伯，就坟前一拜。”命小童：“代太公提了竹篮。”钟公策杖引路，伯牙随后，小童跟定，复进谷口。果见一丘新土，在于路左。伯牙整衣下拜：“贤弟在世为人聪明，死后为神灵应。愚兄此一拜，诚永别矣！”拜罢，放声又哭。惊动山前山后、山左山右黎民百姓，不问行的住的、远的近的，闻得朝中大臣来祭钟子期，回绕坟前，争先观看。伯牙却不曾摆得祭礼，无以为情，命童子把瑶琴取出囊来，放于祭石台上，盘膝坐于坟前，挥泪两行，抚琴一操。那些看者，闻琴韵铿锵，鼓掌大笑而散。伯牙问：“老伯，下官抚琴，吊令郎贤弟，悲不能已，众人为何而笑？”钟公道：“乡野之人，不知音律。闻琴声以为取乐之具，故此长笑。”伯牙道：“原来如此。老伯可知所奏何曲？”钟公道：“老夫幼年也颇习，如今年迈，五官半废，模糊不懂久矣。”伯牙道：“这就是下官随心应手一曲短歌，以吊令郎者。口诵于老伯听之。”钟公道：“老夫愿闻。”伯牙涌云：

忆昔去年春，江边曾会君。
今日重来访，不见知音人。
但见一杯土，惨然伤我心。
伤心伤心复伤心，不忍珠泪纷！
来欢去何苦，江畔起愁云。
子期子期兮，你我千金义。
历尽天涯无